

## On Zhang Taiyan's View of National Learning

YAN Shouch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Zhang Taiyan (1869–1936), a unique Chinese nationalist, held that the nation-state has no definite nature of its own, rather it is composed of different elements. Yet without national learning (or the so-called “national essence”) any nation-state will not stand on its own, a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history and language, especially the former, which is not shared by any other nation. As Zhang rightly pointed out,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is neither superior nor perfect but it has one unique feature. Such feature is known as autonomy,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dependence on oneself rather than on God or any other foreign opinions.

**Keywords:** Zhang Taiyan, National Learning, nation-state, in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lassics and history, foundation of National Learning, self-dependence

## 對白—沙體系的評論\*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By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x+431.

潘悟雲

復旦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數據研究所

### 一、漢語音韻學的理論、假設與規律

白一平 (William H. Baxter)、沙加爾 (Laurent Sagart) 的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問世並獲得了 Bloomfield 獎 (Leonard Bloomfield Book Award)，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很多批評者關心其中的語言事實，比如所引的某個古文字有誤，某條語言材料不足為據，等等。科學研究包括事實與理論，理論是為了解釋事實，個別的事實錯誤，不一定動搖理論本身。白一平、沙加爾的著作，最核心的內容，最值得我們肯定的，是他的假設—演繹的方法。所有的經驗科學，都是從有限的經驗事實，提取假設、規則，以後通過演繹的方法推導出新的結論，最後在經驗世界經受檢驗。可能有人會問，科學是真理，怎麼會是假設呢？其實所有的科學理論都是假設，牛頓的經典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是假設，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為了解釋經驗世界所提出的假設。我們所說的特定背景，就是指背景假設。例如，牛頓的力學定律  $F=ma$ ，只能在常態的背景才適用，如果運動所碰到的阻力足夠大，運動的速度接近於光速，這條公式就要重新改寫。自然科學的研究，通常都是在常態背景下得出最初步的結論、規則，然後根據

\* 本文是根據 2017 年 5 月 29 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的第 38 期文研論壇「多維視野下的上古音研究」會上發言的錄音，整理修改而成。

特殊的背景，對規則、公式進行修訂。音韻學也是同樣的情況。我們必須拋開《切韻》是單一音系還是綜合音系的無聊爭論，假設《切韻》有它的基礎音系，這樣它才有可構擬性，構擬出來以後才可能上推上古音系，才能分辨出陸法言從其他韻書抄來不屬於基礎音系的反切。段玉裁實際上也是先有一個背景假設：諧聲是內部一致的系統。這樣他才能得出同聲必同部的結論，有了這個結論，才可能進一步探究、解釋少數同聲不同部的例子。

白一平、沙加爾著作的另一個值得我們肯定的地方，是它的創新性。他們注意到了近年來新出土文獻所展示的挑戰性的材料。他們跳出了傳統漢藏比較的方法，把目光轉向周邊語言中的上古漢語借詞。他們更注意到了周邊方言中的上古漢語層次。漢語歷史音韻學的每一次發展，都源自新材料的發現和新方法的創新。

所以，我們評論白一平、沙加爾的新著，應該著重在體系上的評論。

### (一) 對新語法學派假設的理論補充

白一平、沙加爾體系所基於的「假設—演繹」的理論框架再加上「驗證」，是一切經驗科學的研究範式；<sup>1</sup> 整個歷史語言學的基石，就是新語法學派的關於「音變無例外」的假設。在新語法學派的假設下，音變是線性的——一個音段 p 在條件 C 下，到另一個時代毫無例外地變為 p1。但我們發現，許多音會發生非線性音變——音 p 在相同條件 C 下，有的變成 p1，有的變成 p2。例如，匣母（中古為 /h/），在《切韻》寒韻合口字的相同語音環境下，會在現代普通話中分化為零聲母（完丸皖）和 /x/（桓還緩）。此外，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與競爭性音變，也是對新語法學派假設的重要修正。<sup>2</sup> 從這

1 本文所引的白一平、沙加爾觀點，俱見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譯本由來國龍、鄭偉、王弘治合譯：《上古漢語新構擬》，即將由香港中華書局（饒宗頤國學院《漢學譯叢》第三種）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分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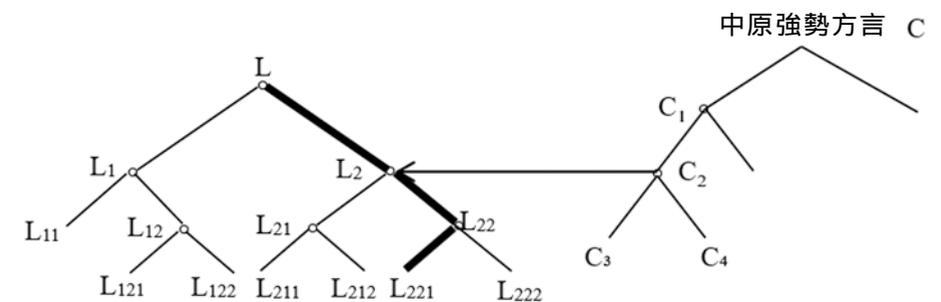
2 王士元：《競爭性演變是殘留的原因》，收入潘悟雲編：《境外漢語音韻學論文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357-380；潘悟雲：《詞彙擴散理論評介》，收入氏著：《音韻論集》（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76-93。

個角度看，白一平、沙加爾構擬中的一些混亂之處，其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考慮到非線性音變。

### (二) 歷史比較法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接下來，我想談談由語言接觸引起的新史觀。根據譜系說的語言演變模型，每個語言節點有且僅有一個父節點，因此，所有語言節點由下向上構擬，都將到達唯一的一個節點：這是所有語言構擬的理論基礎。但在此語言演變模型之上，還可能發生語言接觸現象（見下圖）。

圖 1



當某個語言節點 L<sub>2</sub> 由於語言接觸接收來自 C<sub>2</sub> 的借詞時，L<sub>2</sub> 就有了 L、C<sub>2</sub> 兩個來源，我們無法判斷某些語言要素來源於原始語言 L 還是來源於 C<sub>2</sub> 的借詞，此時必須借助歷史層次分析的手段切斷 L<sub>2</sub> 與 C<sub>2</sub> 之間的連線。各家關於歷史層次分析的觀點不盡相同，但歷史層次分析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切斷這類 L<sub>2</sub> 與 C<sub>2</sub> 的借詞連線。那麼，這種切斷是否會引起歷史比較法的改變，我們是否還能夠運用歷史比較法呢？有些人認為漢語中存在大量的歷史層次，就認為歷史比較法在漢語歷史的研究中不適用。這是一種誤解。當我們構擬 L 語言的時候，確實必須把外部的借詞去掉。但是，當我們構擬強勢語言 C 的時候，L<sub>2</sub> 實際上就是在節點 C<sub>2</sub> 分化出來的一個子方言，它與節點 C<sub>3</sub>、C<sub>4</sub> 在構擬的時候有著同樣的作用。所以，借入的詞彙會干擾歷史比較法的實施，但是借出去的詞彙並不妨礙歷史比較法。例如，日語的漢音、吳音大部分是由漢語借過去的，從而能夠作為

域外方言成為漢語古音構擬的參考。我們現在討論的漢語史，基本上是討論中原的強勢方言，它在歷史上對周邊國家也好，對周邊方言也好，基本上是詞彙輸出，而不是詞彙輸入，也就是說歷史比較法對它仍然有效。

### （三）演繹框架的三個背景假設

首先，是中原雅言的歷史承繼性。

我們研究的上古音從夏商周直到秦漢，都是河南一帶的雅言語音，語音的發展具有歷史承繼性。這是必須承認的一個背景假設，如果此假設不成立，那就意味著上古音研究會面對不同的研究對象，從而失去歷史追溯的可能。

其次，是關於《切韻》音系的真實性假設。

白一沙體系認為，《切韻》是綜合音系，並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音系；但我還是認同周祖謨的觀點，即《切韻》是真實的，是7世紀前後金陵、洛下的一種書音。

第三，時空限制下諧聲現象的內部一致性。

諧聲材料是上古音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但我們使用的諧聲字材料可能產生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那麼這些諧聲字會不會具有相同的諧聲現象，反映內部一致的諧聲規則呢？理想的做法，是把所有諧聲字的來源都搞清楚，以後再作諧聲分析。但是，這將會是一項曠日持久的工程，而且新的文獻材料還會不斷發現，有些諧聲字的來源還可能是永遠之謎。因此，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可行的方法，這就是自然科學經常採用的方法，先在有限的材料中提取普遍現象與規則，然後再把這些規則放在更大的材料中經受檢驗。如果檢驗出現問題，要麼是修正規則與理論，要麼是檢查材料本身的問題。我們的方法也是相似的，先假設大部分的諧聲字來自有限的時空，所以有一致的諧聲現象與規則，再把得出的諧聲規則放在全體諧聲材料中接受檢驗。如果出現問題，或者修正諧聲規則，或者就要逐個考證出現問題的諧聲字的來源。

如果拋開以上三點假設，許多討論都無法進行下去。

### （四）古音研究的基本材料

除押韻材料之外，最為重要的有兩類：第一是反切行為和反切規則，第二是諧聲行為和諧聲規則。

這兩類材料是漢語的內部證據，決定了上古音、中古音研究中最重要內部規則，借詞等其他材料只能作為旁證。在諧聲系列中，我們可能會發現許多看似難以諧聲的例子，例如，「的」（端母）、「豹」（幫母）如何諧聲？一般認為，諧聲字由假借字加聲符而來，而假借必然同音，於是諧聲也理應同音。但是，我們會碰到大量不同音的假借字與諧聲字。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但絕不是清儒所說的一聲之轉那麼簡單，它們有嚴格的內部規則，這些正是諧聲分析的重要內容。

我們首先要對上古用字的音韻進行統計分析，得到諧聲類型，得到各個聲符與各個上古音類的對應關係，這是上古音構擬的基礎。

### （五）音變現象和規則的普適性

研究音韻學就是研究音變；而音變受制於發音器官與聽覺器官，發音器官與聽覺器官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所以音變具有普適性。這也決定了音韻學研究的科學性，以及對音韻學構擬應用「假設—演繹」方法的可行性，前人如拉波夫（William Labov）、王士元、John Ohala 等都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我們目前的做法是，建立大規模的方言、民族語語音資料庫，通過研究地理上的共時語音分布，求出歷時音變規則。

以上古之部擬音為例，白一平擬作  $\text{ə}$ ，鄭張尚芳、潘悟雲擬作  $\text{u}$ 。我們所以擬作  $\text{u}$  而不擬作  $\text{ə}$  的主要理由，就是音變規則。之部一等字到中古時期變為  $\text{əi}$ （中古哈韻），之部如果是  $\text{ə}$ ，韻尾  $\text{i}$  從何而來？我們的看法是，中古的元音音變大部分是推鏈；元音推到最高位後，就會與原有高元音合併，為了避免合併，原有高元音的音值會變化而發生「出鏈」，其中「裂變」是重要的出鏈方式之一（見下圖）。



是一種來自無聲調南島語的有聲調語言。<sup>6</sup> 雖然目前還沒有對苗瑤語聲調的歷史比較研究，但是從苗瑤語同樣有四聲八調系統看，相信將來的有關研究同樣會支持此種音變模式。

#### (四) 三等介音 -i- 後起。

蒲立本最早對帶 -i- 介音的三等字在《廣韻》裡占相當大部分產生不解，中國學者最早由俞敏先生提出，他們都基於漢語與其他語言的對比，認為漢語中占大部分的三等字中的 -i- 介音原本是沒有的。鄭張尚芳、羅傑瑞 (Jerry Norman) 著眼於漢語的音節結構，特別是羅傑瑞用標記理論來分析，既然三等字占漢字的大半部分，那麼三等字應該是無標記的，從而支持了三等介音後起的觀點。

(五) 二等和重鈕三等的來源 \*Cr-，最早由雅洪托夫提出，後來支持此觀點的學者有蒲立本、李芳桂、鄭張尚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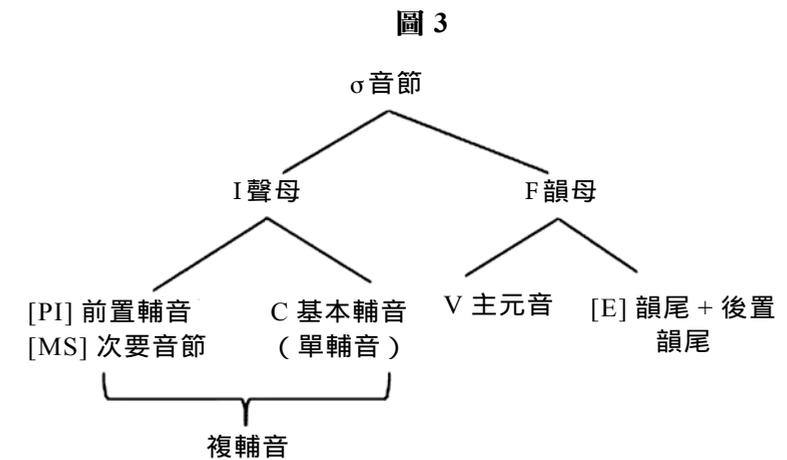
(六) 上古漢語有形態留存。白一沙體系中構擬的形態過多，上古漢語中的形態應該只是殘存形式，其形態功能已經開始讓位於語序。

### 三、對上古音構擬的一些新思考

#### (一) 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

潘悟雲體系與白一沙體系基本相同，但前者比後者稍簡單。韻母部分中，韻尾所包含的後置韻尾，在後來的聲調分化中起關鍵作用；聲母部分中，基本輔音一定為單輔音，基本輔音之前可能有前置輔音，也可能有次要音節，兩部分共同構成複輔音（見下圖）。

6 Graham Thurgood, "From Atonal to Tonal in Utsat (A Chamic Language of Hainan)," in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Special Session on The Typology of Tone Languages* (Berkeley, C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92), 145-156.



次要音節雖少見於漢語方言，但多見於西南地區民族語。次要音節的韻律長度往往是其所依附的主要音節的一半，用現代音系學的表述，次要音節為 1 個 mora，主要音節為 2 個 moras。此種音節結構常見於柬埔寨語等南亞語。次要音節通常帶有一個含混的元音，沒有音位價值，我們用一個小圓點來表示，如 g·ran。次要音節都是弱化音節，在音變中失落，如「藍」字必須擬作 \*g·ram，其中 g 是在音變過程中脫落的次要音節，泰語中的漢借詞 gra:m（藍靛）說明上古擬音形式中一定有 g 的存在。

#### (二) 從複輔音到單輔音的演變

規則 1 \*C·r- > Cr- > C<sup>r</sup>- > C- ; \*C·l- > Cl- > C<sup>l</sup>- > C-

從一個半音節，演變為複輔音，再演變為複雜輔音，最後演變為簡單輔音，這是東亞語言聲母演變的大勢。不過，一個半音節、複輔音、複雜輔音往往以自由變體存在，所以可能發生非線性音變。

##### 1. 複雜輔音的變化：

規則 2 \*C<sup>r</sup>-、C<sup>l</sup>- > C-

複雜輔音是單輔音，包含兩個調音成分，這兩個調音成分同時成阻，但除阻有先後。如壯語的 pla（魚），發聲母的時候雙唇閉上，舌尖同時抵齦齒。p 除阻以後 l 才除阻。塞擦音、唇化輔音這些單輔音也都屬於複雜輔音。複輔音則不同，前一個輔音除阻以

後，後一個輔音才成阻、除阻。我們所以在上古音構擬中加進複雜輔音，是因為這樣構擬能夠解釋次要調音成分失落、主要調音成分保留的音變現象。例如，在武鳴壯語漢借詞中，孤  $k^l a$ 、球  $k^l a u < g^l u$ ，都帶複雜輔音。所以這兩個字在古代漢語中一定有  $l$  這個成分，而且漢語中  $l$  後來都失落了，只剩下了  $l$  前面的輔音。所以，我們只能把這兩個字構擬成複雜輔音：孤  $*k^w l a$ 、球  $*g^l u$ ，其中的次要調音成分  $l$  後來都失落了，只剩下了主要調音成分。「不」在上古是幫母之部字，在「不律」( $*p \cdot rud$ ) 中用來代表長度很短的次要音節  $*pə$ ，後來  $*p \cdot rud$  經由規則 1 變為  $*prud$  (即中古幫母重紐三等字)，最後變到現代漢語的  $p-$ 。如此從複雜輔音到複雜輔音再到單輔音的音變鏈，在南島語、南亞語、侗台語等東亞語言中具有普遍性。

## 2. 前置輔音加流音的複雜輔音音變公式：

規則 3  $*pl- > t-$ ， $*phl > th-$ ， $*bl- > d-$ ， $*ml- > n-$   
 $*pr- > t-$ ， $*phr > t^h-$ ， $*br- > d-$ ， $*mr- > n-$ 。

其中的  $t-$ 、 $th-$ 、 $d-$  如果出現於三等，也變成  $t-$ 、 $t^h-$ 、 $d-$ 。

通過跟民族語中同源詞與上古借詞的比較，潘悟雲的構擬顯然更具解釋力：

表 1

字	白一沙	潘	
雉	$*lriji?$	$*gli?$	全州瑤語 $gli$ ，普沃語、斯戈語 $khli?$
肘	$*t-[k]<r>u?$	$*kru?$	藏文 $gru$ ，嘉戎語 $kru$
腸	$*lraŋ$	$*glaŋ$	藏文 $gzaŋ < gljaŋ$ ，標敏瑤語 $klaŋ$
跳	$*l^{\circ}ew?$	$*khlews$	漢越語 $khieu$
茶	$*l^{\circ}ra$	$*gla$	德保、靖西壯語 $kja < kla$

複雜輔音、複雜輔音的前面還可以加前置輔音，發生以下的音變：

規則 4  $*C_1 C_2^r- > C_1^r-$  與  $*C_1 C_2^l- > C_1^l-$   
 $*C_1 C_2 r > C_1 r-$  與  $*C_1 C_2 l- > C_1 l-$

「念」從「今」得聲，中古的聲母分別是  $n-$ 、 $k-$ ，這很難解釋它們的諧聲關係，所以白一沙分別把它們擬成  $*n^{\circ}im-s$  與  $*[k]r[ə]m$ ，好像認為它們之間不諧聲。我們則根據規則 4 把「念」擬作  $*mglu\text{ms} > ml\text{u}\text{ms} > nu\text{ms}$ ，這能很好地解釋它與「今」 $*k^{\circ}um$  的諧聲關係。

「柔」字白一沙擬作  $*nu$ 。但是郭店《老子》甲本簡 33 中的「骨弱筋柔」之「柔」寫作「矛求」，必須要解釋其中的「求」與「矛」起甚麼作用。我把「求」看作是詞根  $*g^l u$ ，「矛」( $mu$ ) 為前置輔音，根據規則 4，「柔」的上古音是  $*mgl^l u > ml^l u > 中古 nu$ 。

## (三) 三等與非三等的來源

蒲立本最早提出三等字的  $-i-$  介音後起，那麼其原始形式是甚麼？鄭張尚芳、斯塔羅斯金都認為三等來自短元音，非三等來自長元音；羅傑瑞、白一平認為三等帶常態聲母，非三等帶咽化聲母；我的觀點更趨綜合，認為三等來自鬆的常態元音，非三等來自緊的咽化元音，鬆元音通常是短的，緊元音通常是長的。<sup>7</sup>「烏、狐、蛙」等是動物叫聲擬聲字、「唉、嗚、哇」等是人聲擬聲字，這些擬聲字絕大部分都來自非三等的咽化音節，這是因為動物或人的這些粗厲的叫聲與咽化音更加接近。

## (四) 塞擦音後來產生

首先，世界上較古老的語言中都沒有塞擦音。從個體發生學的角度看，兒童學話塞擦音一定最後學會。中古聲母中，端、知、章三組聲母音近。白一沙體系中，知母都擬作  $tr-$ ，章母都擬作  $t-$ 。其中知母擬作  $tr-$  是為了解釋其後來發展成的捲舌音，但這並不能證明上古也一定包含能夠反映捲舌特徵的成分。有些知組字，確實來之於  $*kr- > t-$ 、 $*k^h r- > t^h-$ 、 $*gr- > d-$ ，但是還有許多知組字並沒有  $Cr-$  的來源，如上面例子中的「雉」、「腸」，所在的諧聲系列中只有以母，沒有來母，這說明這兩個澄母字與  $r$  沒有關係。我們贊同李方

7 詳見潘悟雲：對三等來源的再認識，《中國語文》2014年第6期，頁531-540。

桂的構擬，章組都來自於 \*Cj- 或 \*Clj-，不過認為 j 是次要調音成分，改寫作 \*C<sup>j</sup>- 或 \*C<sup>l</sup>j-。

#### (五) 鼻音、流音、擦音的三分格局 (清不送氣、清送氣、濁)

這些音，從董同龢、李方桂到白一平、沙加爾都是二分的 (清、濁)；但從諧聲看，應為三分，如「撫 (> 滂母)、撫 (> 曉母)、無 (> 明母)」諧聲；「絮 (> 徹母，即透母)、恕 (> 書母)、女 (> 娘母)」諧聲；「洩 (> 透母)、噎 (> 曉母)、夷 (> 以母)」諧聲。這些處於同一諧聲系列的字到中古分別成為送氣塞音、擦音、鼻音，因此這些諧聲系列的三分格局是不能否認的。但這樣的三分格局似乎難以解釋它們原始來源的兩分格局 (m-、hm-)。這可能是非線性音變的結果，hm- 屬於一種非線性音變，有兩類音變結果。但必須承認這只是一種假設，其解釋力需要更多證據來檢驗，如一些苗瑤語中還存在鼻音的三分格局。

白一沙體系中使用了塞擦音 (ts-、ts<sup>h</sup>-、dz-)，我們對這種構擬並不認同，因為現在許多民族語 (如壯語) 中依然沒有這種塞擦音，並且其他較古老的語言中基本也沒有。但如果取消塞擦音，會給構擬帶來很大的麻煩。精組的來源，\*sk-、\*sp-、\*st- > ts- (精母) 已經是許多語言學家普遍認同的觀點，但這只能解釋一部分字。鄭張尚芳在《上古音系》中提出 s- > ts- (精母)、sh- > ts<sup>h</sup>- (清母)、z- > dz- (從母) 的音變規則，這能夠從苗瑤語、緬甸語等語言中得到證據。<sup>8</sup> 但是上古 s- 變成了中古的精母 ts-，那麼這些諧聲系列中的中古心母又是甚麼來源呢？我自己的看法是，這些諧聲系列中，精母字是 s-，心母字的 s- 則是 sl- > s-，從「絲」在北方語言中的借詞來看，說明上古漢語之部的演變應該是 \*slu > sli。

#### (六) 影、曉、匣 (云) 母的小舌音擬音

我對自己《喉音考》中的構擬 \*q- > 影、\*q<sup>h</sup>- > 曉、\*G- > 匣 (云) 作了修正，它們在非三等和虛詞中有 \*ʔ-、\*h-、\*ɦ- 變體，

<sup>8</sup>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這是由於非三等字包含咽化元音，會促使小舌音聲母後移而成為喉音。<sup>9</sup> 在此體系下，嘆詞「嗚呼」的擬音為 \*ʔaha，語氣詞「兮」的擬音為 \*ɦe，以及描寫動物叫聲的鳥 \*ʔa、蛙 \*ʔ<sup>w</sup>e、狐 \*ɦ<sup>w</sup>a，擬音音值與它們的實際聲音更為相符。另一方面，我接受了白一平的觀點，認為小舌音 G 能夠經由 \*G- > ɦ<sup>j</sup>- > j- 音變鏈成為以母；不過做了補充：並不是所有的 \*G- 都變成 j-，\*G<sup>w</sup>- 與 \*G<sup>r</sup>- 是變成云母的。同時提出，應該還有 \*Gl- > ɦl- > l- > j- 音變鏈，如「搖」擬作 \*Glaw，能夠從武鳴壯語音 klau 的事實獲得支持。

#### (七) 使動態帶前綴 s-

白一沙體系認為，表示「打敗」的「敗」(p-，幫母)與表示「失敗」的「敗」(b-，並母)是及物與不及物的對立，前者無標記 (\*p<sup>r</sup>ra[t]-s) 而後者有標記 (\*N-p<sup>r</sup>ra[t]-s，N 為鼻音前綴)，白一沙的這種標記與非標記認識，可能與他們對「敗」的英語翻譯有關，「打敗」的「敗」defeat 無標記，「失敗」的「敗」defeated 有標記。但是中國學者根據漢語的語感，一般認為「失敗」的語義是自動的，而表示「打敗」的語義是使動的，「敗」的語義更接近於英語的 collapse，因此應該是幫母的「敗」有標記而並母的「敗」無標記。在潘悟雲擬音體系中，使失敗的「敗」帶有 s- 標記 (可比較藏語動詞用 s- 前綴表示使動)，s- 前綴使濁音 b- 清化為 p-，彝緬語使動詞也有相同的音變。

<sup>9</sup> 潘悟雲：《喉音考》，《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潘悟雲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210-239。